

德 国 外 交 文 件
有 关 中 国 交 涉 史 料 选 译

第 二 卷

商 务 印 书 馆

德国外交文件
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

第二卷

孙瑞芹译

商务印书馆

1960年·北京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

第二卷

孙瑞芹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京华印书局印刷 龙门装订厂装订

统一书号: 11017·96

1960年3月初版

开本 850×1168¹/₃₂

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28千字

印张 14—4/16

精装本1—2,700册 插页4

平装本1—1,600册

精装本 定价(9) 2.20元
平装本 1.80元

目 次

- 三 义和团騒动与列强 最高統帅問題 和平前的交涉…… 1
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一年
(見原書第十六卷第一百零四章)
- 四 德英揚子协定 德国是英俄間規矩的經紀人(鐵路問題、
天津問題等)…………… 184
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一年
(見原書第十六卷第一百零五章)
- 五 中俄滿洲协定与列强…………… 289
一九〇一年
(見原書第十六卷第一百零六章)
- 六 战争賠款問題…………… 327
一九〇一年
(見原書第十六卷第一百零七章)
- 七 上海撤兵…………… 413
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二年
(見原書第十六卷第一百零八章)

三 义和团騷动与列强 最高統帥 問題 和平前的交涉

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一年

(見原書第十六卷第一一零四章)

四五——号

外交大臣布洛夫伯爵奏德皇威廉二世公文

柏林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頃接陛下駐北京公使(注一)昨日電，据稱，

“騷动的拳民一批，約四五千人，已經侵入北京附近，占領离此間約三十公里的两条鉄路綫(北京至天津及北京至保定府)，驅逐外国雇員，其中部分受傷，并燒毀車站建築物。此間政府不願，亦无力用軍隊來作有效的干涉。因此英、法、俄、意、日、奧、美公使，決各召五十名或更多之水兵來京，保卫使館、館員及其僑民。

我認爲帝國政府之加入列强的共同步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保持沉默将要引起誤會。且最近数日时局漸趨严重，前此集中对付中国教民的騷动，現在公开地反对外国人和外国企业。請速令青島方面派遣一个五十人的支队到此間來，并請对青島总督(注二)或巡洋艦隊司令(注三)发出相应的訓令。关于部队駐紮問題此間已作安排。我将要告知此时和巡洋艦隊同在烟台之海軍提督，他本来要来訪問我的，也要通知青島总督說明上面的建議是我提出來的。”

自从与我們最有关系的山东省境恢复秩序治安以后，到现在为止，我們能够以較冷靜的态度对着向北往直隶境蔓延的变乱。因为据我們所知，在那方面除北京与天津外，沒有很多的德国教士，或德国商人和制造业者的活动。但现在据克林德男爵的报告，中国京城已严重地受到威胁，我与陛下公使同样地認為，德国不能独自置身于各国已經协定的共同步骤之外。

因此我冒昧恳求陛下恩准我依照克林德的建議，立即与陛下的海軍部长进行磋商，迅速派遣所需要的人数的支队到北京(注四)。我已經初步地把北京来的报告通知铁毕子提督。

布洛夫

(注一) 克林德男爵(Baron von Kettler 自一八九九年七月十二日起)。

(注二) 海軍上校日刚(Captain [Navy] Jaeschke)

(注三) 海軍副提督斐德滿。

(注四) 德国支队包括軍官一名及士兵五十名于六月三日与奥国支队同时抵达北京。

威廉二世的眉批：是。一九〇〇年五月三十日。 威。

四五一二号

外交大臣布洛夫伯爵致駐北京公使克林德男爵电 参事霍尔斯坦因草稿 四十号

柏林 一九〇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英俄政府接到电报报告，据云閣下在上次公使會議上說，您認為这些行动是瓜分中国的开端。这个言論引起倫敦与圣彼得堡間的交換意見。請您把发言的内容和发言的动机电告。

布洛夫

四五一三号

駐北京公使克林德男爵致外部电(譯文) 五十六号

北京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日

答复四十一号电报(注一)。

我没有用过象英俄公使說我的那样意义的詞句，我没有提到瓜分中国。

这一点可由送給我的會議記錄証明。該記錄为荷兰公使(注二)所記，宣讀后，由出席公使全体認可，然后再由領袖公使(注三)签字。

五月二十日會議記錄說：“德国公使怀疑建議調队来京一舉能保証有效的保护。如果中国对各国联合照会(注四)所提出的鎮压叛乱之要求，游移其詞，那将发生什么情况呢，他没有提供什么意見。”

在五月二十六日的会上，我說鉴于拳乱的扩大并“鉴于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勢”，我不得不怀疑外交团所考慮的步驟的效力。

在五月二十八日會議上，关于我是否需要軍隊的問題，我按照五月二十五日三十四号(注五)电令的意思，又說了我必須等取訓令，并說除了将来的联合步驟外，一旦德国利益真正受影响时，我保留自动地为德人所遭受的損失索取賠償。这个声明沒有記在記錄上。

因为一切发言都用法文，可能不懂法文的英国公使信任格尔思(注六)先生歪曲了的翻譯。

如有必要，我可送給您一份詳細的法文記錄。

克林德

(注一) 原文如此，但事实是指的四十号电报(閱四五一二号)。

(注二) 克罗伯(F.M. Knobel)。

(注三) 西班牙公使葛洛干(J. B. de Coloman) 是領袖公使。

(注四) 見五月二十六日照会及总理衙門的答复均載在国家档案內(第六十四卷二七〇頁)。

(注五) 五月二十五日三十四号电报，訓令克林德男爵对列强采取联合步

餘問題上，須採取慎重態度，并以未得到訓令為詞，但可對中國政府暗示德國有充分的力量為其所受的損失取得賠償。

(注六) 俄國駐北京公使(M.N. Giers)。

四五—四號

外交大臣布洛夫伯爵致駐北京公使克林德男爵電 參事克萊孟脫草稿 四十二號

柏林 一九〇〇年六月五日

答复五十六號電報(注一)

閣下所作的表示，足以解釋為我們似乎在催促着更尖銳的行動。這違反了我們政策的方向，且在您所得到的訓令中，找不到根據。在我的三十四號電報(注二)末段中所說之最後的威吓是對中國政府而發，不是對外國使節的。目前時勢的發展雖然證明了您的看法的正確，但這却不能改變上述的事實；把每一個真理說出來不是都有利的。

布洛夫

(注一) 閱四五—一三號。

(注二) 參考四五—一三號下方附注。

四五—五號

駐北京公使克林德男爵致外部電(譯文) 六十號

北京 一九〇〇年六月四日

在今日的公使會議中由法使(注一)提議，一致決定，有軍艦在中國的列強代表，鑒於鐵路及北京與海道及外國間的一條電綫已有一條不通，又怕變亂之漸占上風，應請他們政府訓令其海軍艦隊首腦取得聯絡達成關於救援北京適當措施的諒解。法美海軍提督今日已到大沽等候英、俄、日(注二)提督。我懇請您給我們提督適當的命令。

克林德

(注一) 毕盛。

(注二) 事变期间，列强驻东亚的海军，法国方面由副提督柯莱露 (Rear-Admiral Courrejolles)，美国方面由副提督开姆夫 (Rear-Admiral Kempff) 统率，英国方面由副提督西摩 (Vice-Admiral Seymour) 统率，俄国方面由副提督西尔白兰脱 (Vice-Admiral Hildebrandt) 统率，日本方面开始由长永峰 (Col. Nagamine) 大佐，后来由副提督东乡统率。德国巡洋舰队司令副提督裴德满 (Vice-Admiral Bendemann) 亦于六月八日乘欧达 (Hertha) 号抵达大沽。

四五一六号

外交大臣布洛夫伯爵致驻北京公使克林德男爵电 参事克萊孟脱草稿 四十三号

柏林 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

陛下已批准台端五十九号(注一)及六十号电报中(注二)所作的建議。海軍已接到适当的訓令。您六十一号电报(注三)中建議的繼續批准也无須置疑。我假定六十号电报中所說救援北京应指救援那里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

鉴于迟延的危险，请您认为已经受权得直接与艦队司令协商必要的保护措施，例如关于支队之由艦上登陆。協議后通知此間就行了。

布洛夫

(注一) 克林德男爵于六月四日五十九号电报中提議派軍官一人兵士二十五名到天津保护德侨。

(注二) 閱四五一五号。

(注三) 六月四日六十一号电报請求事后批准天津德国領事为对付威胁的危险，已預先征雇的一个支队。該支队于六月十日已增加至三百人。

四五一七号

駐倫敦大使哈慈菲尔德伯爵致外部电(譯文) 三二五号

倫敦 一九〇〇年六月七日

据外交副大臣柏鉄 (Bertie) 先生极机密的表示, 自昨日起外交部对俄国的态度及其在中国将来的企图存在着很大的忧虑。这种怀疑似乎特别由于两桩情形引起: (一) 由于一个报导說, 在中国海洋內的法国海軍提督向其他艦队司令建議, 把他們已登陸的步队将来作战行动由一位俄国上校领导; (二) 由于英国駐巴黎大使(注一)的一个电报。据云达嘉謝 (Delcasse) 先生說, 他認為中国情势不严重, 并已劝告英国政府不要不安, 并不要采取无益的預防措施。从这两个消息中, 此間人士似乎得到了一个結論, 即俄、法之間存在着一种利用中国目前情势以进行其損人利己的勾当的諒解。

哈慈菲尔德

(注一) 蒙松爵士 (Sir Edmund John Monson)。

四五—八号

外交大臣 布洛夫伯爵致駐华盛顿大使和立本 (Hollenben) (注一) 电 參事克萊孟脫草稿 四十二号

柏林 一九〇〇年六月八日

关于报纸上不正确的叙述, 好象我們比別的国家贊成在华采取更严峻的行动, 茲作如下的指示并希善为应用。您可以說: 我們参加其他国家的各种联合步骤, 純为保持共同利益, 但沒有意思比他們走得更进一步。已将此意訓令駐北京公使和艦队司令。

我很想知道华盛顿方面是否有关于日本对此事立場的詳細报告。我們常駐东京的代表(注二)現在假中。

布洛夫

(注一) 同样的命令亦发給倫敦、巴黎、維也納、圣彼得堡和羅馬使館。

(注二) 雷登伯爵(Count Leyden).

四五一九号

駐圣彼得堡代办齐尔緒基致外部电(譯文) 一三八号
圣彼得堡 一九〇〇年六月九日

亚洲司(注一)人士正焦虑地注視着中国局势的发展。我今日听到那里表示的意見如下:即使各国的部队都联合起来,最后对叛徒亦无能为力,俄国势必被迫从旅順抽調大軍。这些軍队在两日內可抵大沽①。

齐尔緒基

(注一) 亚洲司是俄国外部之第一司。

德皇边注:①那是最好的,对于澄清时局将有所貢獻。

四五二〇号

駐华盛顿大使和立本致外部电(譯文) 八十八号
华盛顿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
答复四十二(注一)与四十三号(注二)电报。

由于柏林来电,此間报纸已經充分地知道帝国政府的态度与意图,但是我仍遵照四十二号来电的意思,向报纸作一官方的声明。这样声明对此間政府是不需要的。

关于此間政府的态度,它已声称,只要保护美国在华的直接利益,这并不阻止在危急場合也兼要保护各友邦的利益,但对于个别的特殊的事件,共同行动就須除外。它駐北京的公使已被賦予以极广泛的全权,讓他应用他的专门經驗的判断来决定一切个别事件。国务卿反对这个假定,即使俄国显然地竭力想在別国前爭取主动,則美国将帮助英国。

日本代办(注三)說,关于中国的时局他的政府已經知会他,

但是沒有將政府的意旨知會他。據一位接近日本使館并熟悉日本現時局勢的專家說，無論是一個山縣或伊藤內閣，倘使沒有迫切的需要，不管對任何人，不肯採取軍事行動。全部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士都要擁護這個主張。只有馬路政客和無恥政黨以及搗亂份子才會想出相反的事。

毫無疑問，美國政策和日本政策，將隨時局的发展而有迅速的及重大的轉變。

和立本

〔注一〕 閱四五一八號。

〔注二〕 六月九日以四十三號電報將聖彼得堡的一八三號來電(閱四五一九號)通知和立本。

〔注三〕 長川。

四五二一號

駐倫敦大使哈慈菲爾德伯爵致外部電(譯文) 三三〇號
倫敦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

此間外交部對我說，天津英國海軍提督接英國駐北京公使最後電稱，如不即派大軍赴京〔注一〕，大難即將臨頭，因此此間對中國局勢的焦慮已經增加了。象前日“泰晤士報”所建議的英俄合作，據外交副大臣柏鐵先生的機密談話，到目前為止，尚談不到。在外部內對俄國的懷疑却似正在增加。

哈慈菲爾德

〔注一〕 事實上，六月十日數輛專車載約一千八百人，由英國海軍提督西摩率領離津開往北京，增援該處各國部隊。但因鐵路已遭破壞，他們只能達到廊坊，從廊坊先到落堡，再到楊村，最後被一個強大的俄國兵團從一危急的局勢中救出退回天津。參閱“在中國混亂時期的帝國海軍”第二三頁。

四五二二號

駐東京代辦博督韋德爾伯爵(Count Botho von Wedel)致

外部电(譯文) 二十八号

东京 一九〇〇年六月 六月十二日收到

日本正在佐世保集合巡洋快艦四艘，作为一队，以为万一派往中国之用。

此間報紙催促政府派一支有力的陸軍部队到中国去。青木子爵(注一)告訴我，政府无论如何将先与德、英达成諒解后才决定这一步驟。

韋德爾

(注一) 日外相。

四五二三号

外交大臣布洛夫伯爵奏威廉二世(时在海格兰 Helgoland) 电(譯文) 六十五号

柏林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八日

俄国政府刚才通知此間說，俄皇陛下已将一支四千人的部队交由駐北京俄使調遣。这支部队首先为保护俄使館和俄国侨民之用，然后也可以兼作保护一般欧洲侨民之用。

遵照陛下頒发的一般指令^①我答复奧斯登薩根伯爵，我們欢迎俄国政府对恢复秩序与保証欧洲人安全能有所裨益的一切措施^②。

布洛夫

威廉二世的批語：①它象下面所写的一样。②必須在各国直接参加的条件下，而不是俄国受別国的囑托单独去进行的。

四五二四号

外交大臣布洛夫伯爵奏威廉二世(时在威廉港)电(譯文) 六十八号

柏林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八日

陛下駐東京代办電稱：“日本已派軍隊到中國，據說暫時為二千人。正準備續派更多的部隊。”^①

布洛夫

威廉二世的批語：^① 現在國內的陸戰隊應立即動員并盡速派出。俾士麥
號兵艦已接到我的命令立刻整裝待發。 威。

四五二五號

威廉二世（時在海格蘭）諭外交大臣布洛夫伯爵電（譯文） 五號

海格蘭（注一）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八日

我國領事從烟台根據日本魚雷艇（注二）所得消息而發出的幾個報告，其內容一般來說，不是不可能的。不能希望從別國政府及使館的報告來証實這個消息，因為據您昨晚的報告，經過恰克圖與歐洲的最后電報聯絡已遭破壞。無論如何，依據現在的情勢，日人欲從北京探訪情報比歐洲人是容易些，因為面貌相同再加上適當的改裝的關係日本信差或間諜基本上比任何人容易偷過中國陣綫。因此這個報告不能先加拒絕，認為不確，尤其是最后接到的消息聽起來是不斷有威脅性的，且能使人害怕大禍將臨。

因此如果使館被攻下來，館員被殺傷，那末這件事就證明中國政府沒有資格符合文明民族的要求及保證外人的安全。這就需要足以示儆的懲罰以及預防日后罪行重犯的措施，即武裝干涉。很可能皇太后已和拳民一致行動或無論被廢與否，被維新派逼着走上這條路。無論如何，各方面正醞釀着一個反對歐洲人的戰爭。歐洲人的武裝干涉必須在一更大的規模上舉行。在任何情況下俄國不應要求或接受獨自干涉的委托。我已令鐵畢子提督準備動員陸戰隊，但在吃緊的時候，這一隊還是不夠。緊

接着就必须动员一师或一师团普鲁士步兵。

請通知陸軍大臣及參謀部長韓克大將(Hahnke)。

威廉

(注一) 这个电报分两部发出，第二部(从第二段起)載有威廉港发出日期。

(注二) 六月十六日交換電訊公司(Exchange Telegraph Co.)报导北京所有使館被毀及克林德男爵被殺消息后，德外部竭力設法經由駐烟台領事获得一个关于該报告真假的可靠消息(这个报导把事情說得太早了些，因为克林德的被殺是六月二十日的事)。但該領事在六月十八日除了說日本魚雷艇証實北京使館已陷落后，沒有其他的报告。

四五二六号

德皇侍从參事公使梅特涅伯爵(Count von Metternich)时在威廉港致外部电(譯文)

威廉港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八日只由部長親閱

关于陛下今日論及中国的电报(注一)

与陛下談話时，陛下表示，不应把恢复秩序之責委之俄国或日本中的一国。全欧洲必須將它的旗帜揭示出来。倘使俄德能在軍事上合作，其他各国必将追随。但現在是个权力发展的問題。由两千人組成的欧洲联軍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海軍陆战队須得动员。至将来人数是否还要增加，那就完全要看事态的演变。我們必須等待。发动一个臆断的政策为时太早。

我同意陛下的見解，特别是为我們打算，只有一致行动能減輕目前局势的危險，且我們必須竭力暫時避免加入可能正在进行組織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列强集团。

在这个紧要关头如能連陛下的側面观察也都知悉，对于您似乎是有利的。

梅特涅

(注一) 閱第四五二五号。

四五二七号

威廉二世(时在奥登堡)諭外长布洛夫伯爵电(譯文) 九号
奥登堡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

据中国方面最后来的报告,关于事变的严重性以及由于英国海軍提督率領的救兵退回天津(注一)而使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丢脸,沒有任何疑問了。关于揚子江流域及西江上騷动的报告显示,中国一般來說决定驅逐欧人出境。因此我們必須立刻准备一个共同性質的大軍事行动。請您立刻召集正在向其本国政府請示采取行动的使节。各国必須派出大量軍队組成联軍。

必須正式地攻打北京并将其夷为平地。为达到此目的,軍队必須配备快击炮与攻城炮。給养补充的組織极关重要,因为天津与北京間已沒有什么东西了。我最后很乐意地派一个負責的大将。全部行动必須掌握在坚固的手中,当然在欧洲人手中。我們决不應該讓俄国与日本单独处理这件事,并把欧洲排除出去。我的軍队要为德国的公使报仇。必須把北京夷为平地。英国在海上誠然能負担行动的領導。陆战队必須立刻出发。这是一个亚洲对全欧洲之战争。

威 廉

(注一) 参考第四五二一号下方注。

四五二八号

外交大臣布洛夫伯爵奏德皇威廉二世(时在勃倫斯布特爾)
(譯文) 七一号

柏林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

恭奉陛下昨日与今日的电报(注一)并立刻传达給陸軍大臣兼參謀总长韓克將軍使他作进一步执行的准备。列强在华到現

在为止所采取的措施不够，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枉自经由我们駐北京代表及对各大国的内閣（象我几星期来向駐在此間各国大使所做的），催促向中国政府作更坚决的和强硬的行动（注二）。如果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公众面前避免在中国問題上采取领导地位是因为我们要避免別国联合对付我們，我們宁愿使俄英法和日人間的矛盾尖锐化。如果德国过早地在东亚走到头里，因为俄国的妒忌，法人的暗中仇視，及英国政策的不可恃，別的国家就能密切地联合起来对付我們。固然对于任何場合都要准备，但不可过早地暴露我們的意旨，这对我們似乎是更正确的。

俄国政府迄今明显地強調，它拟采取的干涉只带有临时性質，且已令俄国陸軍步队与其他列强登陸的步队采取一致行动。虽有俄国这些保証，但俄国拟加强远征軍的消息在日本已引起了极激昂的情緒。根据今天报纸上的电报，日本将应其它国家的請求派兵二万人到中国維持秩序。这可能視为日本政府的試探，因为日本将受一个委托的思想^①，近来常常不仅在报纸言論中而且亦在日本外交家的說話中透露出来。除了可能英国是这样外，没有一个国家想把这样的委托交給日本^②。日人这些表示的結果只有使俄人因其势力范围被日人威胁而更增加其对日的怀疑。既然日人被英人推到头里去，就沒有人敢說日俄間的恶感将要达到什么程度。猜忌的目的物是，直隶省。关于該省，陛下在胶州交涉时候，曾給俄皇一个他不关心的声明（注三）。关于这事在我答复俄国将再派四千人参加共同行动的通知时特別提出，我国除了其侨民安全以外在直隶沒有別的利益。陛下繼續不变一八九八年对于直隶省立場的事实，只能使沙皇政府更不情願接受日人的要求^③。

愚見別国愈怀疑地互相監視，則对于德国利益的前途将愈有希望。另一方面可能期待的是，如果德国出头做为中国事件中